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科研专题项目

王红旗◎主编

21世纪

中国女性文化

本土化建构研究报告集成 (2001-2012)

21世纪

中國女性文化

本土化建构研究报告集成
(2001-2012)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科研专题项目

王红旗◎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1世纪中国女性文化本土化建构研究报告集成：2001～2012 / 王红旗主编.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143-1700-8

I. ①2… II. ①王… III. ①女性—文化—中国—21世纪—文集
IV. ①D669.6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1129号



21世纪中国女性文化本土化建构研究报告集成（2001—2012）

编 者 王红旗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5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1700-8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梁景和

“中国女性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问题，“中国女性文化本土化”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学术问题，“中国女性文化本土化建构”又是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所以要研究“中国女性文化本土化建构”着实是困难的。这本书力图探讨这样一个大问题，其敢为的勇气令人叹服。

上面几个概念和命题的主旨博大精深，说心里话，我还未能透彻地理解到位。以我个人的浅见，如果非常浅显和简单地说，“中国女性文化”就是国家、哲人、王者和男性，对中国女性言谈举止、衣食住行、两性伦理、为人处世等生活方式的规训和教化，这个概念有一定的历史性和时代性，有着历史的脉络走向和曲线变幻；“中国女性文化本土化”本质上就是“中国女性文化”，但我想本书中的这个命题却含有他意，即研究中国女性文化要立足中国本位，从中国的立场出发，不受外人的干扰，说中国人自己的话，反映中国人自己的思想主张和意志观念等诸如此类的含义。至于说到“中国女性文化本土化建构”似乎讲的是研究中国女性文化要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并以此为分析工具，进而形成自己的一套研究体系和话语体系。借此机会，我愿意谈谈自己另外的几点感想。

谈中国女性文化是与讨论中国女性主义和中国女权主义相联系的。之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津津乐道地讨论这些历史文化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的确是重要的历史问题、文化问题和现实问题，是一半人口的解

放问题。就是说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长时间处于男权社会的历史阶段，所以女性被压抑了、被奴役了，成了受压迫者，成了男性的玩偶与工具。这就提出了女性解放的问题，提出了男女平等的问题。很久以来，人们为此孜孜不倦地努力和奋斗着。经过这样艰难的奋战，应当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战绩，但是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问题在哪儿呢？可能是我们观察的视角和关注的问题所致。我们运用的是女性视角，我们关注的是女性问题，这当然没有错。特别是站在历史的这个特定的阶段上，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我们总是用性别视角看问题，那么男女将永远是一对矛盾，或者说将永远是一个对立。这样一对矛盾和一个对立，靠什么去真正解放女性呢？靠人们高喊着男女平等吗？不行，男性不会这么轻易地让女性做到跟男性平等；靠伦理道德吗？不行，伦理道德很多时候是软弱无力的；靠法律制度吗？不行，法律制度很多是男性制定的。如果靠，只能靠建立女权社会。在男权社会，男性是主人，男性是解放者；在女权社会，女性是主人，女性是解放者。但是果真如此，那么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来了。先不说是否能建立女权社会，如果真的建立了，女性成了主人，女性解放了，而另一半的男性又将成为新的被压迫者、新的被奴役者。那么这个社会的性别解放和性别平等问题就仍然未能解决。就是说只是两性的位置交换了，社会问题未解决，这能是我们的理想社会吗？当然不是。所以今天人们高呼着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似乎是在为女性的解放或男女平等而奋斗，殊不知这样做要达到男女平等只能是画饼充饥，事实上是达不到理想目的的。当然，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我不反对在这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为了与男权社会对峙，我们用女性视角，运用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利器来为女性服务，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而未来社会，在我看来，既不能是男权社会，也不能是女权社会，建立其中任何一类社会，都将有半数之人遭受奴役和苦难。

那么未来我们要建设的理想社会是什么社会呢？答曰：是“个性社会”。个性社会的视角不再是性别，而是个体。见一个人，不看他是男

人或是女人，而看他是一个生动具体的个体，作为一个生动的个体与自己处于平等的位置，彼此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理解。性别、形象、职位、家庭等因素在个性社会中将退出传统社会的中心舞台，而多元、个性被人们接纳和认同。这样的社会还很遥远，但它才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社会。

谈到个性社会，那么在个性社会，“性”的目的是不同的。在个性社会，性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所以它只需要当事人的两个人有共同的目的即可。

谈到性又要涉及几个概念，即性、性伦理、性伦文化。性主要是生理学、生物学、医学上的概念，主要指生理结构、生殖繁衍、性生理健康的问题；性伦理主要是伦理学上的概念，它要规制人们的性观念和性行为，要求人们按照特定的伦理规范去看待性，树立性观念，控制性行为；性伦文化是历史学上的概念，它涉及历史上存在的一切性理念和性行为，包括符合历史时代性伦理的，也包括不符合历史时代性伦理的，同时它还要参与未来社会性伦文化的建设和新模型的设计。性伦文化是要站在历史主义立场、现实主义立场、未来主义立场，全方位理解、思索和评价性观念和性行为。以上三个概念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以上的这些话，是粗浅的一己之见，不像在学术话语之中，从本书作序的角度而言，或许是跑题了，还是言归正传。本书共收集了十九篇文章，导言：讲述一段艰难行进的历史——中国女性文化本土化建构的三次浪潮，探讨了中国女性文化本土化生成与转型过程；其他篇章的内容包括女性学的学科发展、中国女性主义的国际关系、女性主义的认识论、新世纪的性别文化研究、当代中国女性史研究的本土特色、新世纪以来中国本土的近代妇女史研究、受虐妇女庇护问题、澳门特区的妇女政策与法律、21世纪中国妇女的政治参与、婚姻立法、女性双重人格的历史文化研究、女性文化图书的出版、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海外华文女性文学研究、新世纪多样化的女性生态写作、大陆学界的台湾女性文学

研究、中国传统建筑对女性的规训与教化、21世纪女性主义艺术的人文特征等诸多内容。这的确是中国女性文化本土化建构研究的一部集成,内容丰富,立意高远,值得一读。



梁景和,历史学博士(博士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负责人,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第三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女性文化》学术委员会主任等。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

史的理论及实证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近现代婚姻、家庭、性别、性伦、娱乐生活等等。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两次获北京市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主要专著有《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中国陋俗批判》等;主编有《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及实践》《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社会生活探索》《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并主编大型丛书“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等。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曾到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巴西等国家进行访学和工作交流。

目 录

梁景和	序	1
王红旗	柏 棣 导言：讲述一段艰难行进的历史 ——中国女性文化本土化建构的三次浪潮	1
魏国英	在探索中国特色的道路上 ——新世纪女性学学科发展	37
李英桃	稳步缓行中的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	51
苏红军	梳理和反思女性主义认识论应该重视正本清源 ——从一个重要的视角谈起	76
韩贺南	新世纪性别文化研究回顾 ——基本概念的界定及相关问题	91
畅引婷	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本土特色	106
余华林	韩玉婷 新世纪以来中国本土的近代妇女史研究检视	122
王行娟	受虐妇女庇护所在国内为什么门庭冷落？	148
姜秀花	澳门特区妇女政策与法律分析研究	165
刘筱红	汪 超 21世纪中国妇女政治参与：希望中的前行	182
黄 东	由《〈婚姻法〉解释（三）》看大转型时代中共主导之婚姻 立法	200

高永平	客体心态与主体追求 ——女性双重人格生成的历史文化研究	215
李慧波	从中国女性文化图书出版看其本土化建构的经验	229
朱育颖	多维视野的新拓展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综述	246
陆卓宁	海外华文女性文学研究观察与思考 ——以2000年以来中国知网期刊、硕博士论文为中心	266
田 泥	冷静的绽放：新世纪多样化的女性生态写作	281
樊洛平	新世纪12年：大陆学界的台湾女性文学研究扫描	301
秦红岭	中国传统建筑对女性的规训与教化	316
佟玉洁	21世纪的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人文特征	332

导言

讲述一段艰难行进的历史

——中国女性文化本土化建构的三次浪潮

王红旗 柏 棣

王红旗：《21 世纪中国女性文化本土化建构研究报告集成（2001—2012）》，是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的科研平台专项，是以首都高校女性研究学者联盟为主，国内外知名学者加盟，组成的一个跨学科、跨专业的科研团队，共撰写十八篇相关论题的研究报告呈现于此。

所谓“集成”，首先，这是一部凝聚当代中国女性文化研究思想与智慧的最新成果。其次，这是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试图对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的中国女性文化流变轨迹进行学术经验史梳理的集体行动。即以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社会与文化转型为背景，通过女性研究学者的精神互动与审美个性，捕捉纵向与横向的女性文化理论与实践的前沿问题与学术亮点，检视中国女性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性特征。但是，核心主要是梳理新世纪以来 10 多年间“本土化生成与转型”的史脉特征，对前 20 年的历史均做出了科学的“历路性”论述回眸。每篇研究报告，无论是研究的研究，还是作品的研究，或现状热点问题的研究，均以社会性别分析的方法为主，并且运用多种方法来阐释和论证。以时间、事件、思潮等为切入口，来盘点整合本学科、本话题在不同阶段的学术成果与演进样态，真实地表现了那一段艰难行进的

历史相貌。

细细拜读每位学者的研究报告，发现在其考察历史与现实的分析论述过程中，不仅均有很自觉的问题与创新意识，勇敢反思与理性批判的精神，更感受到其心灵深处的学术热情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每位学者独到的理论建树、实践经验，对中国女性文化发展未来均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从此种意义上讲，这又是一部在不断反思与批判的洗礼中指向女性文化未来的“集成”。虽然每位学者都难以摆脱每个时代、每个群体，甚至每个个人的局限，但是，追求“客观性”、警惕“极端情绪”、注入理论与实践研究以“诗意”，是女性文化研究学者一贯坚持的学术理念。我相信，此“集成”的精神会伴随女性文化前行，会让更多的读者对这段历史有一份更深切明确的了解，并从中获得信息、知识与力量。

“集成”的策划立项与编辑出版，是中心与基地的重要举措。在北京市教委和学校有关领导的支持下，我作为项目主持人，曾邀请专家学者召开过两次选题策划会，一次撰写思路讨论会，一次研究报告会。专家学者们在其演变轨迹论述、学术史脉梳理、研究报告架构、理论与方法的运用等方面的建议，给了我深刻的启迪。

在“集成”策划初期，我们就达成共识，约定以我俩的对话代“导言”，今天终于实现。因为，您20世纪80年代末出国前就研究女性主义作家、评论家伍尔夫，到了美国继续研究西方多种派别的女性主义理论。不仅在国内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中国女性解放理论是如何与西方的社会性别、女性主义理论的相遇，而且，20多年来您一直在从事中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互动和传播。这会使得我们的对话因为有碰撞、有交锋而更客观理性。那么，我们就共同来谈谈“中国女性文化本土化建构的三次浪潮”。其实我们这一代学者亲历了这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承接“五四”精神——爱情婚姻自由与个性解放。并且，反思新中国成立后“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解放模式对女性性别的遮蔽，从而催生了当代女性意识的觉醒。第一次浪潮最初是由女作家发起而波及全国的。著名女作家张洁、

张抗抗、张辛欣、谌容，还有女诗人舒婷等，都是第一次女性文化浪潮的开先河者。最初认识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著名翻译家朱虹教授，1981年在《世界文学》杂志发表长达两万多字的论文《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介绍“妇女意识”，引进“社会性别”。这是当代中国女性文化史上一次女性主体性思想意识的解放运动。

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剧变下的产物。实际上是由中国女性面临下岗、失业、离婚“生存大地震”的严峻生存环境，重新认识自我生命意义、选择生存方式的多种困惑而引发的。但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推动性别平等主流化，男女平等成为基本国策。尤其“世妇会”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性别理论的大量译介，对中国女性文化的本土化建构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女性随着“下海潮”在沿海、偏远地区再就业的艰难历练中变得强大，而冲破传统男权文化的性别角色规约。此时的女性文学以超越以往任何时期的盛势崛起于90年代文坛，发起了颠覆传统男权文化的“性别战争”，女性艺术也初露女性主义的批判锋芒，形成了女性生活的、身体的解放运动。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商业消费文化的狂飙突进，女性的生活选择和自我主体又再次堕入男权的、商业的、“被看”的陷阱。

第三次浪潮，发生在21世纪的10多年间。在全球化语境下，一大批具有文化独立意识的女性知识精英，在反思性别文化发展得失与跨出“他者化”的过程中，正在以各自的思想与智慧，以与“他者”文化平等对话的姿态，以超越“自我”与“他者”的文化自觉，以人为本的个体解放的理念，科学吸收本土与国际多元异质文化的养分，初步建立起本土的“四位一体”的中国女性文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体系。而且，由女性意识、性别意识向家国意识与人类意识转型，试图实现中国女性全方位解放的诉求与个体灵魂深处的解放。这是女性文化本土化生成与转型的重要阶段。当然经历了对西方女性主义从仰视到平视，以及理性发现其局限的漫长的过程。可是，又遭遇到现代性的男权主义意识的“围剿”。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柏 棣:首先我觉得你提出的“三个浪潮”的概念很有意思,虽然是借用了西方女性主义特别是美国女性主义的概念,但还算是一个比较独到的见解。把过去的30年分成三段,每10年作为一个波涛起伏的、有高涨有低落的浪潮来表述中国女性,更确切地说是中国的知识女性的文化走向,在这三个10年中不同的文化表述和表现是很有意义的,就是为分析总结过去的30年提供了一个框架。用这个框架来看中国本土性的发展、演变至少说明我们已经开始了一种文化的批判,或者叫意识的批判。这是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虽然我不认同这个批判的角度。

而我自己更想从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过去的30年。首先,你把女性文化作为一个命题,我认为就很有特点,很具有改革开放以后的所谓中国的特色。我这样说首先是因为在我接触过的女性主义的表述中,提出“女性文化”这样命题的,好像只有中国的学术界,例如要建立所谓“性别文化”啊,“女性文化”啊,等等。这是非常本质主义的一种提法,不是要消除社会性别差异,而是要建构一种差异;不是去批判地审视“女性”这个意识形态概念,反而把它作为一种自然的范畴接受。为什么说“女性”不能作为一个自然的概念来接受呢?这其实是西方女性主义一直在讨论争论的问题。生理意义上的女人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这我们都知道,就是文化意义上的女性,也充满了差异——阶级,种族,民族/国家认同,年龄,信仰,等等。不但生理意义上的女人不可能有统一的文化,社会意义上的女性也不可能有什么特有的、统一的文化。

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女作家,她们是不能代表全体女人的,她们的意识也不能代表所有女人的意识。所以,我不能同意国内女性文化文学界的对于20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的普遍认同的评价,即,这批女作家的对自己社会性别角色的回归就是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对毛泽东时代妇女解放的补充,因而是一种进步。这种观点是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妇女解放以及中国革命的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解读。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中的妇女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是一个政治的、阶级的概念。妇女是劳动妇女,当然也包括愿意参

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社会主义实践的知识妇女。而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建立在批判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的个人诉求基础之上的，也就是对五四运动时期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的扩展，更侧重于中国的广大的劳动妇女，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妇女解放的解放。“半边天”说到底，就是劳动妇女的主体性，她们的社会角色，“半边天”就是中国劳动妇女得以展现她们的社会主人翁精神的社会空间。而 20 世纪 80 年代所谓女性意识的觉醒，实质上就是又转回到“五四”时期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空间，所遮蔽的是劳动妇女的诉求，所以我认为，它是一种回转，是一种历史倒退，而不是什么觉醒。其实小资产阶级自我表现的诉求一直存在，而且代代相传，只是被当时劳动妇女解放的主流压制下去，所以不是什么觉醒。当然这种回转必须放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大环境下来看才能看出它的实质；当时的中国正在开始全球进程。再回到女性文化这个话题。如果让我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会首先想清楚，这个女人女性是什么，是哪个阶级的女人，哪个年龄段的女人。我发现在中国关于女性的表述里，比如我们现在讨论的中国的女性文学，我们的女人经常都是讲有生育能力的这个年龄段的，很少讲女少年女童，很少讲老年妇女，这里也有一个年龄歧视啊。再说，有时女人面临的问题不一定是性别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谈的中国女性文化是很狭窄的一个话语空间。

本土化，也就是这个《集成》的重点，曾经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我说的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是非常时髦的。本土化这个词是从英文译过来的：localization，是和全球化 globalization 组成的二元框架的一方。本土化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副产品，它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为什么出现本土化？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了所谓本土的呼声？民族国家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权利分割框架受到了所谓后资本主义时期全球化的挑战，当然这个挑战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挑战。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国际资本将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暴力地或者非暴力地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第三世界自然就会有反应，全盘接受这种所谓“普世价值”“普世经验”是一种反应，坚决反对这种殖民的斗争也是一种反应，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应。两种反应中间存在着这么一

种既接受又抗争的反应，就是这个“本土化”。

“本土化”首先承认全球化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又觉得也应该允许不同的民族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传统用不同的形式接受全球化；也就是说，本土化是全球化的一个具体的经验、局部的经验，是对普遍意义的地区性表达，或是对普遍意义的局部性表达，实质上，是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的一种妥协。当中国谈自己的本土化的时候，就是承认了美国的全球化，也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地位。用沃勒斯坦（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s）理论也可以说明强调本土化的中国的国际位置。中国不是中心，而是处在外围或半外围。正是因为全球化在中国引起了焦虑，所以我们才谈传统，谈这个本土化。

那么在中国女性文化研究领域为什么要提出本土化呢？肯定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考虑，是在全球化中的一种自我寻求和自我赋权。中国愿意把自己比作本土，却没有认真地想，所谓本土是相对于全球—美国而言的。本土化提出的本身说明已经被全球化垄断了，所以我认为，在全球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所谓扁平的世界里，是没有所谓本土存在的空间的。本土化的后果，无外乎就是用自己传统的形式来包装美国/西方的内容。当然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就是对全球资本主义全方位的批判，拒绝与其同流合污。

还有，我对所谓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抱有批判性的怀疑，因为她们绝大多数都是西方训练出来的，我可以讲也曾是其中一员。当然我自己经历了一个转变回归的过程。她们都是本国的精英，她们的阶级局限性使其不能代表广大的第三世界的劳动妇女的利益。现在我们中国跟西方女性主义对话，我们对大量泼洒进来的西方意识形态感到焦虑，感到困惑，感到无所适从，所以说，中国学者的“本土化”诉求是合乎情理、合乎逻辑的，是一种必要的民族主义的表达。但是同时必须看到，中国已经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进入了全球化体系，被放置在外围或半外围。

王红旗：其实，谈到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局势，我突然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战国七雄争霸和诸子百家争鸣。但是，这个西方世界

“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国际资本将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暴力地或者非暴力地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全球化，也许只是西方世界或者说美国的一厢情愿。事实证明，在其过程中“西方中心论”会被打破，在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博弈中“第几世界”秩序会重新排序，中心与边缘也会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全球化的“焦虑”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提出“本土化”，不仅是被全球化裹挟的“他者化”的焦虑，更是反思现代性的一种民族国家意识的重构。因为中国的现代性，经历了一个从反传统到拿起传统、从向传统挑战到向现代性（现代性的他者化现象）挑战的过程。本土化的建构是对“现代性”的他者化的反思，认识到借鉴西方文化必须以其互为独立的精神价值为前提。这反映了对自我文化传统从轻视到重视、对他者文化从仰视到平视的理性认知过程。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意识和文化语境下，提出了中国女性文化的本土化建构。因为，国内长期存在着对西方女权主义的仰视与照搬，对女性本土经验的轻视与不顾。事实上，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绝不是西方女权主义的启蒙，而是我国几代思想者对两性性别身份、文化处境的理性洞察，女性对自己生存状态的经验感知，与西方女性主义“天然相遇”的必然结果。

对中国女性解放本土经验的质疑，忽略了其可能生成的价值认识，变成了“言必称西方”的失语与两性的极端对立。贴上性别标签的身体写作被无限放大，不仅误读西苏“身体写作”对西方父权制的批判意义，甚至产生了与男性为敌的女性话语霸权，极端的情绪代替了理性的批判，使女性文化理论研究造成了思想的迷失而无法抵达更高的哲学层面。当越来越发现西方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理论作为一个多面统一体的诸多概念都大相径庭后，诸多研究者提出对中国各阶层女性意识的差异性分析，认识到与商品经济、消费文化合谋的伪女性主义、功利女性主义的喧嚣，传统男权文化对中国女性主义的物化、污化与矮化，甚至是“围剿”，意识到西方女性主义不可能解释充满不可知变数的中国女性生命形态和诸多困惑，有针对性地挖掘整合中国女性解放的本土化经验，才是构建中国女性文化理论体系的要旨，西方女性主义理

论对我们而言，只是一个曾经对我们产生多方面影响的“过去式”的参照系。

正如您在前面谈到的，在您接触过的女性主义的表述中，提出“女性文化”“性别文化”这样命题的，好像只有中国的学术界。这也是女性文化建构的中国特色。因为这个开放的时代，为中国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同在的发展空间，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生存命运得到真正的改写，呈现出“女性塑造”的鲜活的女性文化实践与理论的本土经验。并且，随着政府对打造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视，国家社科基金与教育部人文社科的女性文化研究项目，甚至是重大项目逐年增多。取代了国外基金支持的妇女研究，政府以妇联系统为主线倡导的性别平等主流化，高校与各级研究机构学科建设的需求，女性研究跨学科、跨领域普遍展开。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生成女性文化经验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在2000年10月，创刊了国内第一份以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为核心的不定期连续出版物，即《中国女性文化》学刊。以“性别”为文化、为辑刊命名，可以说是倡导性别平等和谐的“本土中国”特色，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女性主义的文化”，主旨是强调女性自然与社会性别差异性平等的理念。一方面是对中国女性解放的“去性别化”、对传统与现代的男权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另一方面是对历史与现代中国女性文化精神生命与创造经验的探索与整合。现在“女性文学”“女性电影”“女性生活方式”等就太多了。

您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的质疑，我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女主人公，在心灵深处认为“情人”是高大完美的理想形象，爱情是她自我生命的全部。小说中母女俩向女性大声疾呼：“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等待呼唤我们的人，即使得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张抗抗《北极光》的陆岑岑，在拍结婚照时毅然离开未婚夫。她自我反省：“他或许每天都在深刻的思索中选择自己的去向，却从来没有迈出去一步。他爱生命，却不爱生活；爱人生，却更爱自己。他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扭曲变形，你却把这扭曲了的身影当